

聽聽，隔山的道人！

——一段隱者與隱者的索語，關於《空谷幽蘭》

梁寒衣

虛雲老和尚朝覲著明代高僧憨山的「那羅延窟」，

而作者「赤松居士」則尋訪著虛雲的「獅子茅蓬」，

《空谷幽蘭》恰足以提供一個「隔山擊扣」、「隔山對答」的參考、審視點，

之於現代讀者，則意謂著另一種精神領域以及心靈向度的接軌與探索；於濁世中，呼開一口氣，與赤松居士遨遊過終南山古耄的傳奇與隱士文化。

大霧迷茫。天候寒酷。從白日至黑夜，冰白的霧氣始終瀰漫叢峰，流灌窗口。

禪室凜如冰窖。太凜冽了！被窩中恍然亦潮結著一層褪不盡的潮寒。枕著漠漠寒濕，一宵無眠，霏霏嚴凍中，反覆迴盪的卻是「臨濟宗楊歧派」楊歧方會沉吟的「楊歧乍住屋壁疏，滿床盡撒雪珍珠。縮卻項，暗嗟吁，翻憶古人樹下居——」

如此，沉思著楊歧方會，摩想著他寒磣破漏，蕪蔓飄搖的斷壁，冬日的雪雹，一陣一陣，自漏裂、洞開的窗牖、頽壁間洶湧、撲拍而入，照著床室，霰灑成一片眸白的雪色。那人縮著頸，凍冽、抖散著，竟還升起一股幽默：「此刻滿床煬耀，珠光明晃，盡皆砌滿了雪色珍珠呢。」有嗟歎，然，昂亢的脊骨仍藏著瘡痕的現實所無以摧折、陵奪的道念：遙想露宿樹下，連破屋、斷壁都一無所有的古之行者，一己，此際，又算得了什麼！

是啊！又算得了什麼？蜷縮著，摩想著同樣蜷縮的楊歧，他的破

屋、疏壁和霰灑的「雪珍珠」，再迴視窗口灰翳的霧氣，和沉甸甸、偶有罅隙、滲漏，卻仍算厚實的四壁；想著：一切未免太奢泰！所有資糧、飲食，業已足夠，剩下的僅是行者的正向涅槃，安禪保任……

仍霏凍。仍如冰窖中覆著霜片的長魚。雙手猛力搓了搓臂膀，略煖了煖，提拈起僧問洞山的：「寒暑侵陵，向什處去？」，洞山回答：「寒時寒殺閻梨，熱時熱殺閻梨！」——參了去！（註）

殺盡「我」，剿盡「我」！若無「我相」，則誰受寒暑？誰為凜冽逼煎？

凜冽處，見古佛心。胸中湛寧，知，曙色將白，深霧中，梅樹仍展著瑩白的花片。

老梅柯幹，猶是鐵骨銀花瓣。

鏤骨寒凍健禪魄

楊歧憶想著古人，而我憶想著楊歧——這是閉關中心第五年，蟄隱山茨的第十四個冬日。不透過凜凜山呼，長夜孤炯，心脈無以如斯聯結，如斯鏤骨。「楊歧派」陡峭高亢，滄渾勁烈的禪法將無以一徧一徧參惟，漉瀝於心，鐵砧一般，力道雄豪。

而它的起點，卻止是「滿床雪珍珠」。

冷的蝕刻。

在此之前的無數個年光，於另一座山，地下室的禪堂終年不見日光，儼如窟穴。瞑目趺坐，四字暗冥，下盤一片孤荒涼森，彷彿浸漬水沼之中。每至凜峭，虛雲老和尚的紀事則陡然映現。

「歲行盡矣。萬山積雪，嚴寒徹骨。予獨居茅蓬中，身心清淨。一日，煮芋釜中，跏趺待熟，不覺定去。」

遙想著萬山飛雪，萬壑岑白中的老人孤獨跏趺的形影，徹骨的霏寒，竟帶來徹骨的滌盪與銷亡。他的趺坐，清淨、炯脫，直入「空如來藏」，直入深定……如是擬想，漸入禪寂，漸如磐石，漸次明淨……發現，鞭骨的寒澈，果然是醒神、安鎮、能迅即銷盡念慮的禪柱子。

起座後，若仍嚴峭逼拶，便仍照著老人的樣子，於鍋中烹煮芋頭，繼續垂思著老人的話語；關於「雪」，關於霏凍，他說：

「阿練若，名為意樂處，謂空寂行者所樂之處。……比丘常居阿練若，不住於外，是十二頭陀行之一。城廂鬧市，騾馬交加。名利二字，把人縈絆繫縛，終日是非鬧不清。所以古來祖師，居山者多。釋迦世尊出家修道，於雪山苦行六年——在家、在城中，不是一樣修行嗎？何必定要到雪山去呢？因為，雪是冷的。下雪在臘月間，萬物收藏的時候，山河大地，成了銀色世界，萬種色彩多封閉了；這種境界，就是道人境界。叫你二六時中，冰冷冷地萬念俱灰，不為境轉，這就叫『雪山』。不在世間叫出家。不打妄念，叫落髮。佛修行都要躲到雪山去，我們凡夫，何以反敢在鬧市裡過日？……」

是罷，二六時中，冰冷冷萬念俱灰，就叫作「雪山」——「住山」的目的、意義如此：外在的「雪山」，僅為了抵達內在空澄不動的「雪山」。一座悟道嚴固，保任嚴固、修證嚴明，於一切生死境界，愛憎、佛魔、善惡、是非……俱能不動不搖、湛明空澄的「雪山」。於中，常住安寂——把穩、安住了，便可脫卻「山相」，於市廛塵濁、叫喚喧囂、愛憎夷毀中，都能常「見」此山，常「住」此山。山，將如影隨形……

封閉外在，窮索本源

所有從事過科學實驗的人都明白，在一模一樣的條件、狀態、元素、質量、比例下，採取同樣精確的流程與控制，所得到的實驗結果，將有機會是一致、雷同的。

美麗的「耀州窯」如此：採取同一地區的胚土，配以同樣精密的釉藥，再以同樣細銳的竹片竹刀，依著古匠人的手法，即可盤刮出一朵朵帶著纖麗梳痕的纏枝花紋；焙以等同的窯溫、火候，即成了澤閃著橄欖綠釉彩，令人真偽難辨的「耀州古瓷」。定窯、鈞窯、汝窯……其餘的古瓷、名器也是如此——僅要回歸古匠人如一的手法、條件、

製作，則外相、體貌、質地……無不相肖相近……太肖似了！除卻古瓷行家，難以鑑識其年代古今。

世間器皿如此；心器，亦然。

古德入山，是為了追隨世尊的軌跡；虛雲、以及禪和子們的住山，則為了追隨歷來祖師的軌跡。道跡如是，行路如此，也僅如耀州窯的燒作——複製、模擬，疊合、重演如一的手法，如一的煅煉與陶鑄。實修，意味著實際的實驗、修治、與演練。非如此，古人「向折腳鐺下的悟道與保任」則無能如實摩拓肌理、移植心魂，化為自體經驗、自體風格的一部分。

住山，如此，是為「親見」——由外而內，即事而理的「親見」古德受用處。

它是具體操作，重重踐踏，不失準頭的方法。也是全方位的寫實、與挪移；且無可遁逃的，以活生生的自我、生活，為代價。

形式，為了精髓。封閉外在，僅為了專注淘濾內裡，窮索本源。缺乏這分求道、索道、悟道、證道的自覺與方法，渾矇住山，也只是多了一名安貧守賤的鄉人與農民而已。墾山掘地，外在的高峰，環圍繚繞、近在眼睫！內在的「雪山」卻空蕪荒弛，遠隔天塹。住山，不知山，而枉卻，空過。

如果，只是訓練「忍饑耐寒」，那麼，一隻雪鶴，一頭冰天雪地的企鵝、北極熊、海豹、海狗……乃至所有雪地生長的動、植物，可能都較有更自然天裁、不假修煅的本能與性能。一名非州的難民、災童，或也更具足此「寒磣苦迫、受餒挨餓」的本事。

霏凍，憶師；煮芋，思師——項莊舞劍，志在沛公！住山的寓意，永永不在指涉那一阜阜堆得更高、更陡峭峻嶒、巍巍奇寒的土丘子，而是心行的悟覺、調御，以及「空如來藏」的保任、坐穩。兩座山茨——一棟山中屋宇，一棟閉關中心，通共百二十坪，涵納四間淨房，

二十餘扇窗牖，四座坪庭，以及二、三十只大小書案、桌几、佛座……二屋皆老舊塵灰，山茨偏遠；鉢裡飯，桶裡水，百丈禪師的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是鐵錚錚地尋常、親切！日用塵勞，騎牛去穢，所演練、瀝明的是六祖惠能的「一切時定」、「心一境性」，以及「淨穢不二」。

紮紮實實演練去！徹底摧伏、滌盪知識人的淨垢、知見、執染、與習氣——不為身為女性而如此，而是作為禪和子而如此。

不死心皈命諸佛、諸祖，則難以如實驗證，如實安忍，如實枯淡，與寂滅。

欲望時代的異境奇葩

這是二十一世紀，華麗、喧恣，鍍滿前所未有的聲光與官能的紀元，不是嗎？人類的欲望無堅不摧，汨濫鼻眼，淹沒顛首。我們都像穿上紅舞鞋而狂舞不休、奔馳不止的人……

由是，閱讀《空谷幽蘭》宛如聆聽著「隔山道人」的聲音，倍覺珍貴、希有，也倍受震動與鼓舞。空谷花發——他們是一群「異境奇葩」，擁有迥異人間，背向世俗、世情的價值與追索；且凜越越、活生生的以血肉膚髮為賭注、為作證；意圖攀越生命的終極——那早已為高疊的物資、人欲所嘲笑、遺忘的「終極」。

卻果敢如此！當真捐棄一切，藏身山谷；且如燧人取火般，愈藏愈深，愈走愈遠；更向高處、窮絕處，叩取心源，探索本真，鑿取「道」——無論道、釋都如此，成為隱士，孤閉山林的原因，皆僅為求「道」、冥「道」——無論悟與不悟、證與不證，箇中，都有一種共同的質地，即純然、質直、無偽。他們是一群謙遜誠實、面向自我、面向道法的道人。

古德說：「某甲從不自謾。」——不自謾，所以誠實；誠實，所以「玩真的」；「玩真的」，所以格外驚心動魄、醒神提振！恰如一支有力的金剛杵，之於台灣當代的教界、行者，恰足以當頭棒喝，警醒、

策發……

隔山諦聽。聽一聽他山道人，且問一問：

相較於他們的孜孜默默、求道從道、剛固道心，我們是否繞路盤桓，退失了「道」的原點與初心？

相較於彼山的割截所有、斬釘截鐵、死心塌地，我們是否葛藤纏掛、奢逸弛墮？名繮利鎖，擾攘競逐，汲汲營營，從未曾休？

相較於他們的寒磣踽踽，寧可維護修持本質，一任寺宇坍塌破蔽，也不願接受官方資助，販售門票，或獲得官方指派的住持……這樣「死守寒窯」的精神，之於以「菩薩道」為名，而日漸喧恣，日漸俗化、量化、觀光化的此岸佛、道，不啻是一記清越的響鐘。

頭，本不失；道，本如是——然，是誰迷頭？誰認影？

……一個個身影，是一記記扣響，一段段心魂的凝駐與問答。冷雨敲窗，終南山杵立目前，抖散開一座座茅蓬，一名名道人，彼此偕坐榻前，對話、對參。

是生命中流注的慢板，最慢板。洵洵和美，從容優雅，且愈緩愈慢，愈深愈寂，愈好！寧可長長對坐，深切參晤，詳審，諦視過每一道顏、風貌，每一跡路、體味。深山深雨，我在浩沓的大霧中聆聽著隔山的心音，深深靜靜，以古琴般的悠緩，不想狼籍蹉過，也無意草草告別，珍惜著空谷蘭芷的香息。

年輕，卻力行實踐，充滿自覺與理想的寬明比丘；誠實坦直，白日做著雜活，夜間徹夜打坐的寶勝法師；自稱「隨緣度日」卻見地鏗鏘、體味獨樹的志誠和尚；創建了幾座佛學院，而一盡棄捨，來至南五台「大茅蓬」的德三師父；因了修道的精進、失誤，而瞎卻雙眼，卻慧光洞明的楊道長……冷霧中，泊來一枝枝幽獨的香息。看到最末「譯後記」中所記載的觀音山圓照比丘尼圓寂後所留下的「完整的金剛心舍利」，以及草堂寺宏林和尚的「大量舍利，乃至舌根不壞、內臟紋理清晰可見」……霧境中，空山靈隱，恍如水墨圖畫中玄微的一角，胸中迅疾閃過的是圓照比丘尼男性般，具有剛骨氣魄的臉龐，以及宏林和尚那十分靦腆羞澀、木老老、謙遜樸實的模樣。

又何足怪？如是心魂，呼應如是舍利。剛骨道格，則金剛心舍利；誠懇素樸，心口無欺，則舌不爛壞……彼岸如斯，莊穆扣響；那麼，這一個世代，於此岸，行者所留予自我或世間的，又將是怎樣一種舍利？

我們將如何證據，又將如何看待自體的修行？

閱覽隔山的索語

虛雲老和尚朝覲著明代高僧憨山的「那羅延窟」，而作者「赤松居士」則尋訪著虛雲的「獅子茅蓬」，跡路一貫、慕往一貫……之於行者，《空谷幽蘭》恰足以提供一個「隔山擊扣」、「隔山對答」的參考、審視點。之於現代讀者，則意謂著另一種精神領域以及心靈向度的接軌與探索；於濁世中，呼開一口氣，與赤松居士一併，以春山漫遊般活潑、寫意的姿態——一類「明亮的幽默」，採擷過高山散逸的野花，遨遊過終南山古耄的傳奇與隱士文化。一路奇景，縱橫開闊；一脈心跡，朗朗舒卷。

黛黛的山。明淨的眼。

亙古的傳承。

叢山呼號，人與風景一併料峭咳嗽的冬日。深夜，擁被趺坐，濕冷的山坳中，傳來夜鳥的囁嚶。「刀～刀」它如此擊砧般地啼喚著。

浮現的是佛眼清遠禪師的悟道偈：

刀刀林鳥啼，披衣終夜坐，
撥火悟平生，窮神歸破墮。
事皎人自迷，曲淡誰能和？
念之永不忘，門開少人過。

不住此山，怕永永如一般文人般，將「刀刀」二字僅視為「譬意語」，用以形容林鳥的促喚，一刀一刀，刀鞭般擊摧過佛眼的心房。

怕到死時都如是見，如是解。乍入閉關中心第一年，山坳聲聲，一聽，即曉了，錯了，錯了！這「刀！刀！」兩擊，鐵砧般重重擊叩，連續兩音的斬決呼哨，是黃嘴角鴉！「刀！刀！」是此類鴉鳥特有的音色、音質、與鳴啼方式。凜冽深雨中悟道的清遠直截、如實地銘刻下耳膜中的所聞，不假修飾，直舒胸臆。情境，是現成的。

隔著時光，他在另一座山，聽著黃嘴角鴉。一刀又一刀，刀刀切切。「刀刀」二字，狀聲狀意，一語雙關！不住此山，斯難親見佛眼，受用佛眼。

下半偈且不論，悟不悟道亦不論。住山，至少，是心音的合流、境緣的同盟。死句，於此，翻成活句，入肌入骨，聽得真切。卷帙中的古德，細細對參，相摩相親。更更深行向裡——向千株松下，任風一吹！

（註）洞山，即「曹洞宗」祖師洞山良价。原公案應是：

一僧問洞山：「寒暑來時如何？」

洞山：「向無寒暑處去。」

「如何是無寒暑？」

洞山：「寒時寒殺闍梨，熱時熱殺闍梨。」

因一向如此參，所以依照自身的參法書載。

本文出自（人生雜誌，296期，2008/04）